

宋元學案

冊四

濂溪學案表

周敦頤

父輔成
附鄭向
高平講友

子壽

子燾

程顥 別爲明道學案

程頤 別爲伊川學案

私淑蘇軾 別見蜀學案

黃庭堅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程昞

子顥 別爲明道學案

子頤 別爲伊川學案

胡宿

從子宗愈 別見廬陵學案

周文敏

劉虹

傅耆

李初平

王拱辰

許渤

孔延之

並濂溪講友

子文仲

子武仲

子平仲

曾幾

別見武夷學案

趙抃

濂溪同調

宋元學案卷十一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次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濂溪學案上

祖望謹案濂溪之門二程子少嘗遊焉其後伊洛所得實不由
于濂溪是在高弟滎陽呂公已明言之其孫紫微又申言之汪
玉山亦云然今觀二程子終身不甚推濂溪並未得與馬邵之
列可以見二呂之言不誣也晦翁南軒始確然以爲二程子所
自出自是後世宗之而疑者亦踵相接焉然雖疑之而皆未嘗
攷及二呂之言以爲證則終無據予謂濂溪誠入聖人之室而
二程子未嘗傳其學則必欲溝而合之良無庸矣述濂溪學案
梓材案是卷學案謝山唯補講友數人

高平講友

元公周濂溪先生敦頤父輔成附鄭向子壽憲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父輔成爲賀
州桂嶺縣令母鄭氏少孤養于舅龍圖閣學士鄭向家景祐三年向

奏授洪州分甯縣主簿時有獄久不決先生一訊立辨部使者薦爲南安軍司理參軍轉運使王逵慮囚失入吏無敢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囚得不死知郴州桂陽縣用薦改大理寺丞知南昌縣縣人喜曰是能辨分甯獄者吾無冤矣嘗得疾更一日夜始甦潘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百以太子中舍簽書合州判官事遷國子博士通判虔州初在合州不爲部使者趙清獻公抃所知及趙公爲虔守熟視先生所爲大服之執其手曰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移判永州已權知邵州熙甯初用趙公及呂正獻公著薦轉虞部郎中廣東轉運判官提點本路刑獄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到者衝瘴而往以洗冤抑以疾乞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取營道故居濂溪名之趙公再鎮蜀將奏用未及而卒年五十七歲熙甯六年六月七日也葬江州德化縣之清泉社二子壽司封郎中燾朝議大夫徽猷閣待制先生官南安時二程先生父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因與爲友使二子受學焉卽明道先生顥伊川先生頤也嘉定十三年賜諡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後改封道國公明嘉靖中祀稱先儒周子

雲濠案陳直齋書錄解

題稱先生著有文集七卷攷朱竹君家藏本則編爲九卷凡遺書雜著二卷圖譜二卷諸儒議論及誌傳五卷

百家謹案孔孟而後漢儒止有傳經之學性道微言之絕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復橫渠諸大儒輩出聖學大昌故安定徂徠卓乎有儒者之矩範然僅可謂有開之必先若論闡發心性義理之精微端數元公之破暗也

通書

百家謹案通書周子傳道之書也朱子釋之詳矣月川曹端氏繼之爲述解則朱子之義疏也先遺獻嫌其于微辭奧旨尙有未盡曾取戴山子劉子說箋註一過謹條載本文下閒竊附以鄙見性理首太極圖說茲首通書者以太極圖說後儒有尊之者亦有議之者不若通書之純粹無疵也說詳後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誠上第一

劉戴山曰乾元亨利貞乾天道也誠者天之道也四德之本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主靜所以立命也知幾其神所以事天也聖同天

信乎○濂溪爲後世儒者鼻祖通書一編將中庸道理又翻新譜直是勺水不漏第一篇言誠言聖人分上事句句言天之道也卻句句指聖人身上家當繼善成性卽是元亨利貞本非天人之別百家謹案繼善卽元亨成性卽利貞故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人分上有元亨利貞後人只將仁義禮智配合猶屬牽強惟中庸臚出喜怒哀樂四字方有分曉○或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天道亦不能不乘時位爲動靜何獨人心不然曰在天地爲元亨利貞在人爲喜怒哀樂其爲一通一復同也記曰哀樂相生循環無窮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人能知哀樂相生之故者可以語道矣

百家謹案提出喜怒哀樂以接元亨利貞此子劉子宗旨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誠則無事更不須說第二義統說第二義只是明此誠而已故下章又說箇幾字

百家謹案薛文清曰通書一誠字括盡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誠幾德

第三

幾善惡卽繼之曰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此所謂德幾也道心惟微也幾本善而善中有惡言仁義非出于中正卽是幾之惡不謂忍與仁對乖與義分也先儒解幾善惡多誤○誠無爲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直是出乎天而不係乎人此中原不動此子何爲之有○幾者動之微不是前此有箇靜地後此又有動之者在而幾則界乎動靜之閒者審如此三截看則一心之中隨處是絕流斷港安得打合一貫故誠神幾非三事總是指點語百家謹案幾字卽易知幾其神顏氏庶幾孟子幾希之幾有不善未嘗不知所謂知善知惡之良知也故念庵羅氏曰幾善惡者言惟幾故能辨善惡猶云非幾卽惡焉身必常戒懼常能寂然而後不逐于動是乃所謂研幾也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閒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聖第四

有無之閒謂不可以有言不可以無言故直謂之微中庸以一微字結一部宗旨究竟說到無聲無臭處然說不得全是無也

百家謹案後儒之言無者多引中庸無聲無臭爲言不知中庸所云僅言聲之無也臭之無也非竟云無也若論此心可以格鬼神貫金石豈無也哉儒釋之辨在于此

誠神幾曰聖人常人之心首病不誠不誠故不幾而著不幾故不神物焉而已

百家謹案明儒學案蔣道林傳周子之所謂動者從無爲中指其不泯滅者而言此生生不已天地之心也誠神幾名異而實同以其無爲謂之誠以其無而實有謂之幾以其不落于有無謂之神道林以念起處爲幾念起則形而爲有矣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慎動第五

慎動卽主靜也主靜則動而無動斯爲動而正矣離幾一步便是邪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

道第六

百家謹案敬軒薛氏曰周子通書誠上誠下幾德聖慎動道六章只是一箇性字分作許多名目夏峯孫氏曰守之行之廓之正見知幾慎動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彊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暗者求于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師第七

濂溪以中言性而本之剛柔善惡剛柔二字卽喜怒哀樂之別名剛而善則怒中有喜惡則只是偏于剛一味肅殺之氣矣柔而善則喜中有怒惡則只是偏于柔一味優柔之氣矣中便是善言于剛柔之閒認箇中非是于善惡之閒認箇中又非是于剛柔善惡之外別認箇中也此中字分明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故卽承之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圖說言仁義中正仁義卽剛柔之別名中正卽中和之別解

百家謹案先遺獻孟子師說曰通書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

矣剛柔皆善有過不及則流而爲惡是則人心無所爲惡止有過不及而已此過不及亦從性來故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仍不礙性之爲善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幸第八

百家謹案孟子云恥之于人大矣茲云大不幸無恥無恥之人是非顛倒卽聞過不以爲過并有以己過自得意爲榮者矣此又諱過文過之變相也今比比漸成風俗矣噫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于此誠動于彼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思第九

案通書此章最難解周子反覆言誠神幾不已至此指出箇把柄言思是畫龍點睛也思之功全向幾處用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知幾故通微通微故無不通無不通故可以盡神可以體誠故曰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吉凶之幾言善惡由此而出非幾中本有善惡也幾動誠動言幾中之善惡方動于彼而爲善

去惡之實功已先動于思所以謂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所以謂之知幾其神幾非幾也言發動所由也○聖誠而已誠之動處是思思之覺處是幾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處卽是神誠神幾曰聖人故曰思曰睿睿作聖然則學聖人者如之何曰思無邪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于令名志學第十

百家謹案此元公自道其所志學也伊尹之志雖在行道然自負爲天民之先覺志從學來顏子之學固欲明道然究心四代之禮樂學以志裕元公生平之寤寐惟此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順化第十一

百家謹案此聖人奉若天道以治萬民也道不遠術不多胡爲後世紛紛立法乎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治第十二

百家謹案治道之要在乎君心純其心斯成大順大化法天爲治也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雲濠案底本此下有是天地之撰五字徧閱性理諸書並無之疑誤衍

○禮樂第十三

百家謹案程子謂敬則自然和樂可以知禮樂之先後矣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矣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務實第十四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以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邪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愛敬第十五

勉其善改其不善正是反身對證藥綿裏藏鍼卻從輒處煞緊不然雖懊悔一場亦無益吾輩須尋箇真自訟手段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動靜第十

時位不能無動靜故有動有靜性本不與時位爲推遷故無動無靜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樂上第十七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

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樂中第十八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樂下第十九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聖學第二十

百家謹案伊川至論本明則通下作動直則行行則傳明通行傳庶乎

欲原是人本無的物無欲是聖無欲便是學其有焉奈之何曰學焉而已矣其學焉何如曰本無而忽有去其有而已矣孰爲有處有水卽爲冰孰爲無處無冰卽爲水欲與天理虛直處只是一箇從疑處看是欲從化處看是理

公于己者公于人未有不公于己而能公于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公明第二十一

小害大賤害貴于己儘不公處疑是私意必也擇善乎學貴知疑是從悟處得來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理性命第二十二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閒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顏子第二十三

古人見道親切將盈天地閒一切都化了更說甚貧故曰所過者化顏子卻正好做工夫豈以彼易此哉此當境克己實落處

百家謹案化而齊者化富貴貧賤如一也處之一以境言化以心言

天地閒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于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師友上第二十四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師友下第二十五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過第二十六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又何尤勢第二十七

造化在手宇宙在握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能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文辭第二十八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聖蘊第二十九

看來曾子之唯不如顏子之愚孔顏天道曾子人道今且說顏子教萬世在何處